



性爱

大变奏

中国性问题报告文学

万瑞雄 麦天枢 等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性问题报告文学 000408



万瑞雄 麦天枢 等著

周吉高 选编

性爱大变奏

(赣)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 性爱大变奏

作 者: 万瑞雄 麦天枢等

周志高选编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原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群众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9.5万

版 次: 1992年 8 月新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0

定 价: 4.95元

ISBN7-80579-280-1/I·232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反映中国性问题的报告文学集。它收录了《性爱大变奏——关于中国同性恋的几点探讨》、《性病，疯狂的恶魔》、《女十人谈——流动于当代女性世界的性爱观念》、《白夜——性问题采访手记》、《夕阳下的骚动——老年人性问题采访散记》、《天荒——一个正常的人与一个异常的世界》、《性医学备忘录》等七篇专门写性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描绘了在“性”——这个千百年来被看成“恶魔”的幽灵驱策下一幅幅悲剧性的人生群态。这些或健康或变态，或高尚或卑劣，或充满欢乐或充满血泪的性爱故事，反映了流行当代的各种性爱观念，惊世骇俗，震慑人心。它向你展示了一个幽秘的光怪陆离的人生舞台以及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着的一个个被性困惑，性摧残，被性出卖，被性骚扰得如癫如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它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性欲”骚动中一个个不安的灵魂，这些哭泣着的灵魂以自己可怕的行为冲击着古老的传统道德观念，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令现代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作品深刻尖锐，可读性强。

目 录

1	白 夜 (麦 天 枢)
43	女十人谈 (向 姪)
106	性爱大变奏 (万 瑞 雄)
142	性病, 疯狂的恶魔 (李 显 福)
165	天 荒 (麦 天 枢)
253	性医学备忘录 (季 宇)
281	夕阳下的骚动 (寻 坚)

●麦天枢

白 夜

——性问题采访手记

启蒙——八十年代的中国童话

她23岁，他25岁，结婚已经5年。因为他是“独子”，因为她父亲是村支书，他们比法定年龄提前两年“领了证。”

本来是一对正当年华的少夫少妇，却已为无后果的婚姻各自苦苦折磨了多年。自从新婚第二个周年后的不几天起，他们就结伴踏上了漫长的求诊之路：乡里看中医，吃了无数的单方验方；县城里看西医，一次又一次确认这对不能怀孩子的青年男女身体并无异常；不算宽裕的家庭甚至不让他去后崖的石场打工，让小夫妻夜夜都团聚在那眼“蹲”字早已消退的窑洞里。然而，婚龄5年已届，这对

身体壮实、无疾无病的夫妇，就是没丁点儿血脉贡献给思孙如命的父母。

秋收过了，老父亲卷起一迭子人民币，领着儿子媳妇，走进了省城这家名气最大的医院的妇产科。

那场面是令人凄酸的。媳妇菊英，已暗暗哭过好多次，眼睛肿得象对熟桃。因为她知道，公婆下决心：要是菊英真不会养，这媳妇就得另娶，杨家不能断了根；虎林脸色与父亲一样冷峻无神：如果是他的毛病，这杨家一脉单传，到他这咄就算完了。因此，看门诊的郭大夫——一位细心开朗的女医生用吓人的嗓门问病情时，作父亲的竟然也顾不得回避，蹲在旁边低下脑袋听。

疑疑惑惑的郭大夫把菊英疑疑惑惑地领进隔张白帘子的检查室去了。当她领着脸盘、脖颈都羞成一团红的“病人”出来时，嗓门里响着哈哈的笑声，问作丈夫的：

“你是咋搞的？”

——菊英是处女！

郭大夫不愧是大夫，不愧是个爽朗人。笔者找到她的办公处，解释了半天才提起话头，她接过来就上了正题：

“性这个东西，男女这事情，年龄到了，跟婴儿生下来就会吸奶头一样，本来是无师自通，是本能的。可这对小青年，一个个精爽爽的，小伙子还念过初中，咋就连个尿道阴道都分不清？”

“那小媳妇也真憨，真是乡下女儿，——尿道已严重异常，想来每次都疼痛不堪，一问就羞得捂脸，也不知

这五年是咋过来的！”

春暖花开时节，我终于有机会来到这个黄河岸边叫作崖前的村庄。

村口一堵泥石结构的方屏风正中，挂了一个精致的金属牌子，上面“文明村”三个大字给人许多神秘感；可当在炕头里坐稳，与一群半大汉子先虚后实地聊起“夫妻的事情”时，嘻嘻哈哈的笑声里，笑出许多让人不能笑的道理来。

“我们怎么懂得的？小女穿开裆裤的时候，谁还没见过那是个啥东西？房里的事，十四五的时候听下三烂故事，冬天在生产队看羊的长窑里，守着盆羊粪火，哪个不听一世界？村里头，这事情还愁没个来路？噢，你问他——牛脖子他爷，我们都叫牛爷子的，队里笑话大王，要活着，听三夜也没个重的！”虎林的堂兄虎石说到这，指着炕角里一位中年汉子，指出一窑洞的笑声。

大约觉得在外来的“干部”跟前如此“夸”他故去的爷爷不恭，“牛脖子”白了虎石一眼，急慌慌地解释：

“别听他瞎说！咱这的习惯，爷爷辈跟孙子辈开玩笑是没个正经的，哪个当爷爷的都这样。”

的确，这个村子与周围的许许多多村子，曾经保持着许多有趣的习惯：爷爷可以当众问孙媳妇“上怀了”没有，孙子可以抓住爷爷在裆里“捉猫”；小叔跟嫂子开玩笑，可以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当众骑在肚子上解裤带，嫂子们可以把小叔用裤带捆在树干上光溜溜地晒屁股；姐夫以可拿

“房里事”与内弟媳当众“凑热闹”……

新婚之夜，新郎新娘的同辈岁小者和爷爷奶奶辈们，点灯提蜡闹洞房，笑声喧天里几乎把关于作爱、关于遗传的一切都导演给被闹的少男少女。洞房散后，“听房”的把戏无奇不有，心眼多的小叔子能早早地藏在新人被卷里，直到被发现才笑声连天地奔出来；不光不会惹讨厌，谁“闹”得最有花样，谁“听”得最明白，不光新人一家觉得光彩，听者父母也会为儿子自豪……

正是在这些听来不“雅”，想来有“理”的习俗中，古老的山村才将被文明打入地下的关于两性之合的一切，尽可能连绵不断地从这个有限渠道中遗传下来。既然我们高贵的方块字、高贵的讲台、高贵的电视广播都是传播高贵的内容的，被视为“低下”的东西却又必须与高贵或低下的人相伴随，那么，它只能选择“低下”的方式顽强地延续。

然而，今天的崖前村，由于进一步走向“文明”，这些虎石、“牛脖子”们津津乐道的“过去”，已成了一串久远的故事。

至于“闹房”“听房”史，似乎是到“牛脖子”哥哥结婚那年为止，那时“文革”正热闹，城里红卫兵下来帮着斗“地富反坏右”，这边噼噼叭叭放炮仗，那边来了群有文化的宣讲了一通“无产阶级新风尚”，径直把“牛脖子”们筹划妥当的“闹”和“听”宣布成“四旧”了，于是年复一年，“东山”没能再起。

至于“牛爷子”，死了有两年了。说起这位至今仍被

孙子辈们毫无恶感地念叨在嘴上的老人，菊英的父亲，崖前村支书老陈，有着一番非常庄重的评价：“村子里，啥人都有。这老人啥都好，就是放了一辈子羊，闲时总爱给小辈们叨叨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影响不好。那几年批‘四旧’，支部的人跟他说叨了几回，也真就改了，日后晚上早早就睡，孙子们去了还往外赶，算是个老长进吧……”

他大约以为我是来采访“文明村”里的文明的，临走找给我一份乡里打印的材料。在这份题为《崖前村支部建设文明村的先进材料》的白纸上，油墨清晰的铅字中有这样的段落：

崖前村有着多年的好传统，无偷摸现象，无打架干仗，邻里和睦。……在建设文明村活动中，他们提高了标准，进一步严格要求，倡导文明新风。现在结婚闹房、听房，办红白事挂帐，吃席讲排场等不良现象都已杜绝……村里过去有个老人，人称“故事爷”，常常给青年们讲些男男女女的事，严重地影响了青年们的思想健康，经过支部耐心作思想政治工作，不光老人不再传播，老人死后，也再没有人传播那些故事……

材料末尾，并排盖着乡党委的公章和乡党委书记的私章。

虎林没有见着，他到内蒙古买牲口去了。据说，几个月前从医院回来，含含糊糊终于说清了“病”因，作娘的笑着骂了声“没出息”，他便笑着躲开了。从此愁眉一展，

后岭开石也去，邻县买种也去，“活泛泛”一个小伙子了。

菊英在家，听说已经“有了”，一上门，看热闹而来的青年人就把她“羞”进邻家了，一面之后再也没见着，当然也就难以谈什么。实际上，就我要采访的内容来说，也不可能谈什么。

应该说，他们算是幸运的。在生儿子的意识压迫下，他们终于找到了郭大夫，而笔者所知的另一些“启蒙”故事，就有着浓浓的残酷成分了。

——皖东定远县，我在法院关于一桩离婚案的卷宗里看到：她结婚三年，由于丈夫先天性阳性发育不全，根本没有性生活，却依然安安然地作“媳妇”。三年后的一个下午，她到秋天的高粱地里干活，被一男子暴力强奸了。在身体和精神的震颤中清醒过来，她没有去告发强奸者，而是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诉。意外的事件终于使她明白了什么是结婚，什么是作夫妻！

——晋南洪洞县，我从宣传部干部的口中听到：他和她结婚好些天了，仍然不懂得过夫妻生活。家长知情后，串通一帮同辈年轻人，为他们补闹了一次“明房（闹房者使夫妻当众性交）”，才使小两口恍然大悟！

这些事例极端吗？然而事实是社会终于使人和人的本能发生分离。

一个“坏女人”的故事

她和她的丈夫，如今还在维持着一个中国式的家庭，

因此，这个故事的表述就必须非常的慎重。

其实她原本不“坏”，“规矩”得象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自从22岁被“介绍”进古城西北角这个拥有两间平房的家，她白天到尽职的菜店里卖元白菜、大白菜以及青椒紫茄子之类，还被评过两次店里的“先进”；晚上回家作法定的妻子，星期天为丈夫为公婆洗一大堆脏衣服，两年后生儿子，带儿子，累得象头辛勤的母牛，从无片言怨语。可惜她和她的丈夫，及她在一家工厂看门房的公公和在家养病的婆婆太平常了，不曾被居委会发现评成“五好家庭”。只是在她“出事”之后，人们才惊叹过去她和他们有着一个多么平静、安稳、和美的家庭，并把这个美好的家庭的不幸顺理成章地归罪于她。

关于她的丈夫，那就更是一个对社会对他人全无危害的安全型动物。他16岁顶替母亲进了一家名称不反映实质的“化工厂”，在铸造车间里生产军人使用的产品。不抽烟，不喝酒，不交朋友，不看小说，改革后月月拿最高的奖金，唯一的爱好是弄了一堆刨子、锯子之类的家什，东找西凑一点不成材的木料，间或也从厂子里弄出来一点“边角废料”，无穷无尽地自己设计自己生产一个家庭无穷无尽地需要的小凳子、大椅子、五斗橱、两用沙发。只是后来妻子“出事”后，他开始抽烟，或晚上坐在他那弹簧吱吱响的沙发上纳闷，为儿子准备的书柜终于停留在那张并不复杂的图样上。

至于他们的夫妻生活——当然指他们必不可少的性生活，派出所的笔录材料里有一些简单的内容。妻子说：“跟

他（指丈夫）在一起，从来没有好的感觉，有时还让人难受得要命，后来就越来越烦了。”丈夫说：“还正黄、反应是没有啥反应，女人么，要啥反应呢？”

生过孩子不久，一天晚上妻子拒绝丈夫要求时，说：“孩子都有了，还这样缠我干什么！”

丈夫并不甘心：“这事情，女人归是女人，男人归是男人，女人还能跟男的比——不生娃娃就不要了！”他按他理解的男人和他理解的女人来实现他的要求并要求她。

或许，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变化，她会作为一个无知觉的妻子，无幸福也无痛苦地度过一个女人的青春，并为社会维持一个平静安宁的家庭。然而，生活中常常出现意外的干扰。

在同排平房的另三间里，住着一个支部书记，厂里盖新房，举家迁到楼上去了，旧房子没有交，租给南方来的生意人住。不久这群人中来了一个推销员。因为有这个几乎天下什么都推销的姓王的中年人，她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不平静了。

据她和王×在派出所的交待，她第一次上他独自一人的隔壁房间里去，是因为他请她过去看他的货，试他要推销的胸牌，从此以后她就觉得跟王×在一起就高兴，就有话说，就想……于是隔三间五晚上要出门了，常常在家里的双人床上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力量拒绝丈夫的要求了。

一些日子过去，丈夫似乎发觉了什么，于是，某晚上她独出晚归后，搭话就吵了起来：

“你个不要脸的，黑天半夜到哪里去了？”

“你个窝囊废，跟你白活了这么些年，你还有理来声唤我？”

大约她言后知失，当晚破天荒主动温存丈夫，却被丈夫拒绝了。

又一天晚上，她借口要上弟弟家，妆扮出门，他远远地跟上了。发现她和那个他也认识的王×在马路口相会，看见她和王×进了一家旅馆，他记住房间号码，就近跑进派出所，叫了两个民警把奸夫奸妇赤条条地抓获。

当然，这出悲剧在这对夫妇本来有限的圈子里，尽可能地闹了个沸沸扬扬。社会的记忆里，又一个“坏女人”便就此诞生了，遭遇是可想而知的。

在“坏女人”曾经是“好女人”的菜店里，我与这里的“菜大姐”、一位年逾四十的负责女人就这件事小作讨论。之所以敢去谈一谈，是“菜大姐”的好心肠赢得了我的信任——事发之后，她念“她”是“初犯”，“过去有贡献”，坚持不予开除，只同意给记大过处分，“坏女人”破镜未圆，连娘家也不让入门的时候，在菜店唯一的办公室里为其添了张单人床。

“菜大姐”抱怨了一通“资产阶级思想”，现在社会上的“污七八糟”和“坏女人”本人的“没个廉耻”之后，神思悠悠地说：

“图了个啥？我去过她家，也见过那个姓王的，她男人哪点不比那南方鬼好——论个头？论长相？论人厚道？

那流氓坯精瘦精瘦个矮个头，黄拉拉一堆小鼻子小眼，图了个啥？说图钱吧，她家里又不是不能过，好象也没要钱……”

的确，这个事实一直让好多人难以置信：在这对发生奸情的男女中，她没要过他的钱。有次事毕他要给她一只金戒指，她拒绝了：“我不图这个。”

她图什么呢？这似乎是习惯了分离出自己再评价他人的人们难以承认的事实。

在派出所，作者与详细询问这个通奸案当事人（详细的程度是令人惊讶的。看了那迭厚厚的“笔录”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人比搞文学的更关心细节。但我至今不明白，这种绝对细节的搜罗究竟是出于工作者个人的需要还是出于工作本身的需要）的几位民警进而探讨，似乎有点儿另外的启示。

年龄大些的老张，似乎没见过如此特殊的女人，一搭话就气愤难平：“你看看，看这女人说些什么，‘你们哪里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他（指案中姓王的）是个男人，我男人算不得男人’！本来就够放荡了，末了还说‘女人的事情，大概谁也说不清楚’……”

的确，这女人说了句让公安人员觉得什么也没有说，让哲学家会觉得深奥无比的话。

年龄小些的小刘，派出所干了三年，大约经的这种事多了，嘻嘻哈哈地说：“她那男人，我也问过了，别看儿子两岁了，确实狗屁不懂。夫妻之间的事情，不懂得让对方满足还行？”

这是造物主的罪过。上帝在缔造人体一个个器官的时候，同时给了众多需要满足的复杂感觉。对于人类来说，性的器官已不仅仅是为了完成生殖，最终又上升为最重要的满足欲望、获得幸福的日常生活。社会学家尽管可以对此装聋作哑，医学家却千遍万遍地宣称：性生活不和谐，会妨碍夫妻感情，导致家庭破裂！

当然，不能简单地为我们的女主人公打抱不平：社会需要秩序，需要公德，在秩序之下，人类才能作为整体和平地繁衍和生存，然而她在家庭之外的获得和追求，已经妨碍了社会：那么，作为一个“坏女人”，除了可怪罪又不能怪罪的生理本能，她是什么社会条件缔造的呢？

这要问她的丈夫，然而他却什么也说不清楚。有义务的社会，在作者上门拜访的时候，对这个作了父亲的男子，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他。在他读过的中小学课本中，在他认真对待并经常受到鼓励的各种政治教育之中，在他有限地接触过的书籍和友人中，他获得的关于婚姻的所有知识是：生孩子，过日子。他不知道他的妻子还需要通过他获得吃、穿、养育之外的快乐，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给予她。

由于他舍不得儿子（妻子离婚的第一条件是要儿子），也怀疑自己另寻家室的能力，终于又跟“坏了名声”的妻子“破镜重圆”。我真诚地希望这个丈夫认真地补上生活的课程，希望这对夫妻能够有夫妻幸福的生活。

当然，千万对夫妻幸福的生活，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

善良的“流氓丈夫”

他同意我写他和他的婚姻遭遇，但我总怕给他在社会上带来麻烦，也怕无意中又伤害了他已经分居一年多的妻子，因此，只称他小冯。至于他的妻子，我只告诉你一个并不为人所知的小名：玲玲。

照农村大多数青年的惯例，20岁他就结了婚。媳妇不识字，他却是高中毕业生。毕业回乡了，成家承业了，还田头炕头写几行“大雁”、“春风”的诗，但在小夫妻的生活中，他们除了比那个虎林夫妇偶然地分清了生殖器官的位置之外，并不多知道一点别的什么。因此，直到他透过黑色的七月钻进一个阳光明媚的八月——考进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后，生活才开始平静甚至可以说甜美。

她在村里堪称是标致无双的媳妇，对丈夫也一往情深，提了一个大包袱，直把他送到县城的火车站，包袱里光绣了花的鞋垫子就装了四双。然而，她没有想到，她站在地上，却把她心爱的丈夫，送进了一个她陌生又恐惧的精神天堂。

大学里，他依然很勤奋，功课好，诗也写得见长，更大量地读了许多理论的、文学的书籍，也交往了大量见识广大，谈吐不凡的社会人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突然羞愧地发现：过去的的生活包括夫妻间的生活，是多么的贫困！

“怎么说呢？知识这个东西，要单独地是个外在的概念系统就好了，可它不是，它要你对外打量社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还强迫你回头打量打量自己，并且要求今天的